

黑澤明**动感**作品集

(第三辑)

温

柔

一

剣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二十二章 兄弟双雄

子平循杖瞧去，那人在左边一丛小树之中，白衣翩翩，只露出一点儿身形，子平运运真气，只觉强盛无比，比起未受伤之前几乎增加了一倍，心想这人不惜耗费内家真力为自己疗伤，看来并非坏事，他一跃而起，背后一个女音道：“你主脉仍是未通，再过两个时辰，说不定可得通了，唉！可惜武功……武功……”

子平知她意思是说武功不能练了，那女音颇是熟悉，一时之间，却是想不起自己认识女子中何人有此功力，子平颤然站起身来，他向空中连击七掌，每掌脚下向前进一步，吐了七口鲜血，脸上颜色愈来愈是好看，已然了无伤态。

他初出掌浮弱无力，就如小儿挥掌嬉戏，待发了四掌，已是掌风凌厉，到了第七掌上，更是石破天惊，激起一阵强劲掌风，八脉已然全通。

子平暗道：“凌月国主见了，一定会气得昏过去。”

过了许久那树丛中传来一个声音：“原来你有此本事，我是多替你担心了。”

白衫一闪，走出一个高大少女，脸上蒙着白纱，子平一眼认出，原来是凌月国公主来临，自己被凌月国主打得死去活来，救自己的却是他亲生妹子，世事之奇，冥冥中似早有安排。

子平道：“多谢公主大德，在下永不敢忘。”

那公主柔声道：“你……你八脉已断塞七脉，还能够完全恢复。真是异人，是谁将你打伤的啦？”

子平见她言语诚恳，而且忧心似捣，心中不觉甚是感动，暗忖公主连他哥哥的手法都看不出，看来凌月国主虽是聪明多智，却连他妹子身怀盖世绝技也还不知，倒是自己知道了。

子平道：“我有一种特别体素，任何伤势都可痊愈恢复，只要一息未泯，总可以设法恢复，如不是公主加以援手，小可还得大费周章，一个不好，外魔入侵，那便是万劫不复的啦！”

公主又道：“我问你，打伤你的，就是你所说那些误解你的人吗？”

子平点了点头，他虽不见公主面容的表情，可是听她语气却是十分激动气愤，心中不由暗暗好笑，这做妹子的如此关心一个她兄长仇人，凌月国主见了真不知道如何感想。

公主忽道：“秦……秦公子，常人如果学了上乘武功，那他会有什么改变，譬如说性子喽、人品喽。”

这个问题子平好生难答，他想了想道：“这就要看各人天性如何了，善变的人，就是不会武功，也是一样多变。”

子平这番话简直是白说，敷衍搪塞，他说到后来自己也感到很不好意思，干笑着两声掩饰。

公主认真地道：“那么你会变吗？”

子平心想这公主思想好生怪异，问起这个干吗？当下只有敷衍道：“这个……这个……小可天资虽是愚蠢，是非之间，倒还不敢苟同，我想是不会变的。”

那公主道：“这样便好了，喂！秦公子！你愿不愿意尝试。”

子平一震还未答话，公主又道：“你仇人众多，道上危机重重，我……我教你一套武功吧！”

子平见过她暗中显露功夫，知道这娇生公主，功力比起天座

三星只有伯仲之间，如能蒙她传一两项绝技，那是助益匪浅，当下心念转动道：“小可天资低劣，不知能否学得公主心法？”

公主喜道：“你是不成问题的，只要你肯学便成。”

她虽是女子，为人却极是豪爽，说过便做，当下便将一套震古烁今的掌法，一招招传授子平。

子平武学甚深，学起新功夫，本应收触类旁通之功，可是那套掌法，运气之怪竟是大违正道，至于变化精妙，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子平默记其中招式，那公主手比口述，子平愈学愈是心惊，要知地煞秦无公武学极是渊博，子平又受熏陶，自是涉猎极广，可是公主所传武学，却愈来愈是怪异，子平简直无法理解。

如果要一个天资绝顶聪明，可是从未学过武功之人，学起这门功夫倒还容易，可是要子平这种武学大师硬生生逆道而行，真是难上加难了，那公主说了半天，子平只是思索其中武学道理，觉千头万绪，一些平日当然的道理，此时也变成模棱两可，高手调息内视，坐关精进，原是静中求悟，讲究的是灵台清净一尘不染，可是此刻听公主一说，静固然好，动也未尝不可。

他是聪明绝顶之人，苦思之下竟是愈想糊涂，那公主讲着比着，但见子平双目尽赤，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心中一怕，就住口不说了。

子平只是苦思，大凡聪明之人，心思灵巧，心窍往往都是玲珑多孔，唯其如此，要他改变所思所学更是困难，子平就是如此，明知公主所授，是另一门至高功夫，可是自己却是不能接受，愈是强制接受，心中反抗之力也愈增强，他脑中交战不已，此刻如果再有岔想岔，那就非得走火入魔，子平心中暗发警兆，但却不能静止不想。

正不可开交之时，忽然一阵狂风，吹起公主长衫，子平只见

白影一闪，蓦然如焦雷轰顶，杂思尽除，心中只是忖道：“一块白布要染上颜色那是很容易的事，如果一块已染色的布，要想再往上着色，岂非大大困难？目下我就将以前所学当做忘记了，那么自容接受。”

他一悟之下，心中空空荡荡，真的有如一片空白，他湛然望着公主，公主见他神色渐渐恢复，又慢慢讲述起来。

子平凝神听去，他心中抗力一消，只觉字字珠玑，句句都是上乘武学，那公主教了一个时辰，吁口气道：“你好好练习，咱们明天再来学。”

子平恭身应了，此时身前这个异国公主，在他眼中已是高明良师，神色之间自然流露敬仰之色。

子平吁口气，像是经过一烈激之争斗，疲倦已极，那公主放下一袋干粮，她见子平出神，从侧面凝视了子平好久，只觉愈看愈是心喜，仿佛只须多瞧上一眼，那便心中舒服不已。

她内心洋溢着千般柔情，愈缠愈紧，心中默默思念：“既是君子，云胡不喜！”脸上一红，便轻步走了。

子平也知适才真是险之又险，其实他天资固然聪明，还有世所罕见坚毅之性格，每从绝处获得生机，他瞧着公主身形隐在前程林中，忽然想起凌月国主，受自己之计，此刻只怕并未返回凌月国，那么安大人大事可成，不禁心喜。

他在被凌月国王击倒之时，故意点明凌月国大乱将临，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计，非有大勇者焉敢如此？他对凌月国王性子摸得极熟，知道此人自负之深，目中从未有余子，此是凌月国王唯一可攻之隙，是以子平才在这方面下功夫。

如果同样一件事，子平与凌月国王看法绝无大异，只是凌月国王如果一经判断后，总是自信无误，虽然先前心有疑惑，也会弃之不顾，子平虽是宁信其有，只要一丝疑念，必定追索不休，两

人却是世间少有才智之士，性子却有差别。

其实凌月国王智力绝不在子平之下，阅历又大胜过子平，如果两人出手对付一件事，或是对付同另一个人，凌月国王手段更高过子平，只是子平专攻他性格之隙，是以两人交手斗智，子平总是占了上风。子平天生聪明那是不用说，最难得是聪明之中还有几分愚人木纳坚毅，也唯如此，他是十全十美无隙可乘的奇才，他适才硬生生压制住心中澎湃，将一切抛诸脑后，错非木纳诚朴之人，焉能如此？

子平想了一阵，又开始练功，直到明月当中，这才沉沉睡去，他新伤初愈，月光下更显得白皙似玉，次晨一起身，那公主已林中相候，她面纱已除，子平见她眼圈发晕，心想这金枝玉叶，睡在几层柔软鹅绒毯上，只怕犹嫌不舒服，这夜宿野外，难怪不能熟睡了，但想到公主是为传授自己的武功，不禁大为感激。

其实公主昨夜心中只是惦念子平不下，黑夜里也不知到底绕到他身旁几回，不觉长夜已过。

那公主向子平一笑，又开始传授掌法，子平专心去学，进境甚快，过了两日，子平已然领会到掌法精髓，那公主吃干粮吃厌了，便上山去打了几只小兔子，她在国内常常行猎，烤起野味，甚是内行，色香俱佳。

又过了两日子平已然学会，只见那公主愈来愈是不喜，镇日沉默无言，这天下午，子平练完掌法，精妙之处，丝毫不误，公主喃喃道：“成了，成了，我本以为你至少十几天才能学会，想不到你如此聪明。唉！”

子平道：“公主倾囊相授，小可感激不尽。”

那公主微微一笑，笑容隐处，却现出一丝悲凉之色，她心中忖道：“你谢有什么用？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为你做的牺牲是多么大。”

公主忽道：“秦公子，你运气发掌，击向那株松树去吧！”

子平依言发掌，呼的一声，那碗口粗细松树连叶子都不曾摇动一下，子平心中大喜，知道已练成一项盖世神功。公主轻轻一拂，那树哗啦断了，子平见自己着掌之处，树的脉道都歪歪斜斜断了，周围的木质曾是从内至外为木屑，愈是内部碎得愈细。

公主道：“你瞧瞧你的手！”

子平一看，右掌忽然放黄，金光闪烁，就如抓满金沙似的，他脱口而道：“这是漠南金沙功！”

公主点点头道：“昔年大风剑法，震天三式，金沙神功，合称天下三绝，可是此三门功夫在江湖上绝迹数十年，你今日练的正是金沙神功。”

子平暗惊不已，那漠南九音神尼金沙功他是见识过的了，虽是没有学全，已是威力骇人，名震武林，自己得了这套神功，真是盖世奇缘了。

那公主忽道：“你此去中原能洗除恶名吗？还有别的事吗？”

子平得意地道：“我用公主教的武功，好好出口恶气，管教中原武林，不服也得服。”

公主柔声道：“你可不准杀人，如果你用金沙功多造杀孽，我心中岂能无憾？”

子平点点头道：“公主请放心，小可决不敢忘公主教训。”

这时日已黄昏，公主不再言语，他默默生了一堆火，正待将半块兔子去烤，子平连忙道：“这几天有劳公主，小可实在感激，让我来侍候公主吧！”

公主瞧了子平一眼，将半块兔腿递给子平，心中却忖道：“我心中挺愿意服侍你，你难道不知吗？”

子平接过兔子，他伸手将火中木材抽出数根，那火势自然小了，他动作流利无比，一边往兔子身上抹盐，一边不停地转动，那

火势更是大小自如，控制得很是内行。

过了一会儿，兔肉透出阵阵甜香，子平对于烹饪，原是个大行家，这时施展手段，更是香溢四周，公主心中暗暗称赞不已。

子平撕了一块兔肉，身子一弯递给公主，那模样就像是侍候大爷们的小厮，十分可笑。公主咬了一口，嚼着嚼着，却分不出味道来，那离愁缕缕，愈来愈是沉重，子平心中轻松，踌躇满志，不时妙语如珠，渐渐的已不将她看作异国公主，只当是一个好友了。

子平虽是说笑，那公主却一句也笑不出来，子平大嚼一口，那公主道：“你虽会这套武功，可是我听金丞相说中原武林，龙蛇杂混，诈谋百出，你还要小心为是。”

她接着又吩咐子平一些事，虽是幼稚可笑，可是子平却是认真听着，心想一个公主，平日何曾替别人想过半点，能想出许多事叮咛自己，也真亏得她了。

月儿初上，火光中子平想到自己每吃一次亏，多少有些便宜可拣，这绝传武艺，当真是天下学武之人梦寐以求的事，自己得到却丝毫不费功夫。

他又在火堆中加了几节松枝，劈劈啪啪一阵轻爆，空气中飘起一阵轻香。

那公主面对子平凝坐良久，只觉心中无味，徒增愁戚，便轻步走了，不一会儿，树丛中传来阵阵笛声，声音幽怨，离愁片片，都随着笛声上扬。

不知过了多久，那笛声止了，公主轻叹一声道：“哀人生之须臾，叹聚合之匆匆！”

忽然眼前一黑，那火堆已燃尽了，子平受那音乐所感，又想起和丐帮诸侠聚合匆匆，如今天人永隔。还有那庄红姑娘也不知到了何处，目下对这公主也舍不得离开了。

他一定神，靠在树边躺着，月色如水，寒光照衣，难得没有凛冽北风，虽是空气冷清，倒还不致令人不能忍耐。

他心中很乱，久久不能成眠，一眼望见被自己打折之松树，不由又想到新学的武功，领悟到其中精妙之处，比起震天三式犹有过之，如说威猛之势，却是略逊。

他这数日将从前所学武功都已抛开，这时陡然重回脑中，竟有旧友重逢，喜不自胜之感，反复比较，只觉震天三式与金沙神功互有长短，也分不出孰强孰弱。

忽然体内两股真气同时冒起，交于肺腹之间，子平不敢怠慢，连忙翻身坐起，运功调息，只觉全身一阵火热，汗透重衫，接着又是一阵冰寒，冷气上冒，几乎忍寒不住，这一寒一热过了三次，两股真气忽然同时消失。

子平运气之下，只觉真气大盛，收发自如，而且沉厚延绵，心知是一阴一阳真气交融，已达无所乘隙上境，当下雀跃不止。

子平将所学武功一招招从脑中想过，一时不可能的招式且都变为可能，而且是绝妙佳作，要知上乘武学，发招之间劲道全凭真气运转，这真气既是随心所欲，随手发招也就是大具威力了。

他想了半夜，不停的融汇天下各门武学，只觉愈来愈是简单，忽然脑前一花，昏睡地下。

待他醒来，已是次晨，子平睁开目来，那四周仍是一片枯黄，可是子平眼中却是景象大非，枯荣之间，只凭意之所至，枯即是荣，荣即是枯。

他这种感觉，原是练气苦修之士梦寐以求的境界，子平福缘甚厚，连得两种盖世绝艺，又恰好是一刚一柔，相佐之下，练气已达顶峰，灵台更是清晰，佛家称这种境界叫“具大智慧”。昔年达摩师祖东渡，一苇渡江在少室山上练气勤修，几年之后，闻虫声

若雷鸣，见滴水可窥尽大千世界，软红千丈，于是乃知大道已成，子平虽则未达如此境界，可是内力修为已达举世难见了。

他昂然站起，更是容光焕发，他虽巧悟佛门至高枯荣之理，可是潜在天性热心，终与我佛无缘，此所谓江水易改，秉性难移了。

那凌月国公主悄然走出，对子平说道：“你便赶快到中原去了却私事，咱们也该别了。”

子平点点头道：“公主大恩，小可昔日总望有效命之时。”

公主秀眉一皱道：“秦公子，你第一次在哪里见过我？”

子平道：“在弱水旁啊！”

公主柔声道：“你那时以为我是怎样的人，便永远如此看吧！”

子平一怔，公主又道：“弱水千里，却是缕缕不绝，人心相知相通，虽在万里之外，不也缕缕不绝吗，公子请上道吧！”

子平琢磨着她语中之意，那公主想到自己为他牺牲之大，这一生一世也不知有没有机会让他知道，她见子平俊脸朴然，心中只是喃喃道：“秦郎！秦郎！就是为了你死，我也是心甘情愿，何况是区区武功？”

子平不语，公主心中忽感不妥，她初识情味，虽是贵为公主，却和少女情怀一样，忽然患得患失起来，她幽幽问道：“中原道上，听说颇多武艺高强，貌美如花的女侠，秦公子，这可是真的吗？”

子平笑道：“天下岂有胜过公主的女子？就是男子，也又有几人能赢得公主？”

公主心中暗暗生气自思：“我又不是问这个，武功高又怎样，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的不懂？”当下淡淡地道：“你再见我之时，只怕便不会称赞我武功了？”

子平惊奇问道：“什么？”

那公主瞧着心上人，想起自己委屈，几乎忍不住要向他倾诉，可是转念想到：“我岂是为要他感激而为此？”当下沉吟不语，子平想了想还道是公主称赞自己进展，便笑道：“小可要赶上公主，还须一大段时间。”

那公主叹口气道：“秦公子，目下中原即将大乱，兵荒马乱之中难免失闪，但愿你快快办完私事，与其处在遍地烽烟的中原，不如到凌月国去。”

子平点头应了，他连日来与两个少女交游，看样子都对自己不坏，再不赶快离开，将来便更难了，那公主竟向自己透露了她国里的机密风声，那么她对自己之好，是不用谈了。

又柔声道：“天下将乱，那凌月国也未必安靖，公主虽是武功盖世，还是要小心的好。”

他知安大人此刻已将进兵凌月国，是以出言点醒，那公主却会错了意，只当子平邀她并辔中原，当下喜道：“秦公子说得是，我回国交待一下，这便在江湖上见识，也胜过在宫中苦闷。”

子平不再多说，转身走了，公主凝望良久，大踏步往西走。

子平往东前行十数日又到了河南，这日走进山区，这座山区绵延极广！山势虽高大，路径却是崎岖难行。他行到日暮，正想休息一刻，只见两条人影如穿梭一般迎面而来，子平定神一瞧，喜得几乎大叫起来，原来那前面的正是掉落山下的丐帮帮主蓝铁笠。

子平高叫道：“蓝大哥！蓝大哥。”

他立身暗处，是以蓝铁笠行走匆匆，竟是没有瞧见，蓝铁笠一瞧这个小兄弟，直觉两世为人，紧紧抓住子平双只手，眼睛在他脸上看来看去。

子平又被蓝大哥一双又大又粗的手握住了，心中高兴已极。

蓝铁笠张大口，好半天才颤声叫了一声：“小……小兄弟！”再也不能开口。

这时他身后人影也纵了过来，子平一瞧，原来是那公子哥儿齐日华，此人不是被天剑秦南道所杀了吗，他一时之间，连见两个已死之人，真是不敢置信，饶他是足智多谋，此时山风呼啸，星月无光，心中不禁透出一丝森森寒意。但是蓝大哥那双温暖大手，却仍抓住不放，子平一定神道：“蓝大哥，你伤愈了吧？”

蓝铁笠一怔，奇道：“小兄弟，你怎么知道。”

子平惨然道：“小兄弟都知道了，为了小弟，丐帮诸位哥哥尽皆逝去，蓝……大哥……此德，小弟如何消受得了？”

蓝铁笠豹目环睨，他沉声道：“只要小兄弟清白，这便是咱们丐帮的最大报酬，唉！古老四和白老三宁愿死去也不愿听别人谤毁小兄弟。”

子平黯然道：“小弟赶来迟了一步，古四哥临终之时知道小弟无辜，便安心去了。”

蓝铁笠道：“好！好，壮士沙场死，将军阵上亡，咱们丐帮十兄弟为小兄弟卖命，也死得不冤了，可恨那孙帆扬不明事理，真是个糊涂蛋。”

子平道：“小弟正想向中原武林洗清冤枉，小弟含冤不辩，实有难言之隐，蓝大哥来的正好。”

他看看齐日华站在一边，虽然衣衫破碎，形容憔悴，仍是俊美如玉，就如暗中煦煦放光一般。子平连忙上前道：“齐……齐兄绝处逢生，小弟在此先贺。”

他本来一直称齐日华为公子，现在知道他身份，原是自己堂兄，是以改了称号。话才一说完，想到齐日华心志高傲，此言不啻羞辱于他，不禁暗暗不安。

齐日华道：“秦兄别来无恙，小弟好生高兴。”

他被金南道打下悬岩，死里逃生，经过如此大难，傲气自然消了不少，他也知和子平之间联系，是以此地相逢，倍感亲切。

这两人幼时相见，在江湖上数次会面，都觉对方甚是亲切，但隐隐之间两人都有敌意，齐日华固然觉得秦子平有些不顺眼，秦子平对齐日华也是深怀戒意，此时两人会面，彼此又知道对方身份，不禁敌意全消，愈瞧对方也觉得愈是顺眼了。

秦子平付道：“他不知我与他之间关系，是至亲堂兄弟，我先是不说破。”

那齐日华也是同样心意，两人不约而同对望了一眼，没由来地微微一笑。

子平道：“恭喜齐兄大仇得报，那西天剑神已被人给斩了。”

齐日华大惊道：“谁人有此功力？”

子平笑道：“东西两剑神比剑，终究是东方剑神天剑秦老先生技高一筹，金南道被杀了。”

他知天剑是自己亲伯父，是以言语之间极是恭敬，齐日华喜叫道：“秦兄，此事当真？”

子平道：“此事小弟亲眼得见，如何假了。”

齐日华大喜，他先还因不能亲自报仇而遗憾，此时听说父亲奋起神威，替自己报了仇，真是心神俱醉。

子平道：“秦老先生单剑到了凌月国，和西天剑神激起一场人世再难得见的剑击，小弟对老先生神威，真是不能形容于万一。”

蓝老大听他说着，心中对这小兄弟更是又惊又佩，他神出鬼没，智谋过人，好像武林中什么事都知道了，他远去凌月国，只怕又是定了一项妙计。

子平不住捧着天剑，他知齐日华定是忍耐不住，那齐日华是草包脾气，果然吃不住他一再相捧，吸了一口气，故作平静地道：

“不瞒两位，天剑就是家父！”

子平微微一笑，心想伯父定然告诫他不要露出身份他却忍不住说出，这位宝贝堂兄，实在是个标准公子哥儿，日后自己还得多多替他设想。

蓝铁笠虽是吃了一惊，但他是经验丰富的老江湖，早知齐日华身份不凡，此时听他说出，并未太过吃惊，那天剑已达通神地步，也唯有他才能调教出如此弟子。

子平道：“原来是秦公子，在下失敬了。”

齐日华连忙摇手道：“两位不是别人，蓝帮主救我性命，在下姓秦名日华，家父近年隐居少林，以齐道精神讲，是以我也改姓齐了。”

子平赞道：“齐兄家学渊源，好生令人佩服。”

齐日华道：“你……秦兄，你……你也不错呀！”

子平暗暗的好笑，这堂哥哥心中真是存不得半点事儿，连最后一点秘密也说了出来，原来他是知道我的身份了。

子平对蓝铁笠道：“醉里神拳穆十哥呢？”

蓝铁笠道：“穆老十和雷老二有一件急事去了江南，不然我丐帮又岂会毁在孙帆扬手中？”

子平也是叹息不已，天灭丐帮，那是没有办法的，不然丐帮加上穆十侠和雷二侠，纵然不能全胜，全身而退，是不成问题的。

子平方待开口，忽然那狭道上火光一闪，来了三条人影，蓝铁笠一瞧道：“说到曹操，曹操便到，老二，老十，蓝老大在此！”

那三条人影飞快纵了过来，火光中穆中原光头闪闪，显然连方巾都未戴上。

三人跃到面前，穆中原感情激动，跳上前就将蓝老大紧紧抱住，眼泪直挂下来。

子平道：“雷二哥，穆十哥，啊！还有马回回大哥，真是群英

会了!”

马回回蓦见子平，他两次受子平之恩，上前握着子平道：“小兄弟，你干嘛要跟凌月国主混在一起？”

他为人爽直，想到便说，子平摇摇头道：“此事说来话长，你和穆十哥、雷二哥赶到这里干直么？”

马回回和蓝老大也有数面之缘，连忙上前见礼，雷老二、穆十侠眼见子平神色自然，他们原就不信子平为虎作伥，此时虽然仍是不知底细，可是信心更增。

穆中原道：“蓝大哥，小兄弟，我和二哥办完事赶回，只见那山坡上已是青冢累累，我和二哥到处去寻大哥，恰好碰到马大侠也要寻找小兄弟，便结伴而行。”

蓝铁笠忽然道：“今日咱们丐帮来齐了，加上马大侠，齐公子和小兄弟，咱们还怕谁来？齐公子，咱们去会会那两个老人。

齐日华大喜叫道：“此事或与小弟身世大有关系，小弟虽有此意，只是不好意思劳动诸位！”

子平付道：“这齐日华口气比从前要柔和得多了，连他都不敢单人上去，那人定是厉害之极了。”

他新得奇技，更是胸有成竹，那蓝铁笠将齐日华向众人介绍，众人都是吃了一惊，名满天下的青年高手，原来就是此人。”

马回回叫道：“既是蓝大哥、齐公子的事，咱们大伙儿一齐去。”

柔和的阳光照在大地上，紧倚着山脚处，一条道路曲曲弯弯绕出去不知多远，道路左方沿着种植了好些植物，阳光照在树梢，蔽影洒盖路面。

道路转角处，这时慢慢走出一群人来，三前三后，一共是六个人，这六个人中有老有少，衣衫打扮都是破破碎碎的。当先的一个大汉魁梧健壮，假若这时有武林中人经过，不会不认识，他

便是大名鼎鼎的丐帮帮主蓝铁笠。

和蓝铁笠并排走的是秦子平和穆中原，不用说，后面三人是雷二侠、齐日华及西北的英雄马回回。

他们六人巧逢之后，一路而行，为了找寻那两个老人。这两个老人的功力，蓝铁笠和齐日华乃是亲眼目睹，任是齐日华天性狂傲，也不敢丝毫托大。

尤其是齐日华自从被这两个老人相擒，那古怪的黄妈似乎要说出一件机密，又和自己一生有密切的关连，心中更急于找着那两个老人。

而蓝铁笠当时在黑暗之中听到黄妈提及自己神秘失踪的恩师九州神拳叶公桥和这件秘辛有关，自也想找那两个古怪的老人问个明白。

齐日华又加那一次被金南道打下深谷，在谷中巧逢怪老人说及这一件武林秘史，他心中已隐隐约约猜到，这一件故事，不但与他本人有关，与他一家人有关，就是对于全武林，也有重大的关连。

六人一路行来，心情都相当沉重，尤其是子平从蓝铁笠的述说中，猜知两个人，竟有一个可能是天座三星之首——天魁。那天座三星之名在武林之中流传历久不衰，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人人不知不觉间都怀有一种畏惧之心，雷以享、穆中原、马回回虽都是身经百战的男士，但也不免有些紧张的感觉。

且说六人走了一阵，蓝铁笠忽问道：“以小兄弟推测，那两个老人之一，怕是天座三星之首，这一点我十分赞成，不说他功力如何，便是那外表一股气质，便可慑人心魄。”

齐日华点点首：“那日蓝大哥还没有来时，那黄妈在那姓郭的少年手中抢去一个小方盒，跳入山洞形成对峙局面，那天魁似乎很重视黄妈及方盒，另外一老人连催他干脆下手硬夺，夺不到

也就拉倒，他却始终迟疑不出手……”

蓝铁笠嗯了一声道：“我伏在暗中听着黄妈说及恩师，便再也忍不住，便想悄悄过去，无巧不巧，一掠身忽然发现左侧有一个小洞，正好容一人蹲身，才一蹲入，发觉这小洞正和黄妈所在之洞相连。”

齐日华道：“他们两个老人似是早知洞内地势极险，以他们的身手，尚无把握能在黄妈连人带方盒一起跳下深崖之前得手。”

蓝铁笠领首又道：“当时黄妈正不住的说着，我摸索着爬到洞内，和她低声说话，她当时极为吃惊，登时住口不说，过了一会儿外面那老人似乎生疑，我急忙打手势叫她一边说，我在她耳边交代，叫她等我潜到先前藏身之处，陡发怪音，制造混乱。”

“当时急忙之间，我也忘了告诉她，我和恩师的关连，她只知我要出手相救齐老弟，心中似乎也急乱不知所措，并未相问。”

秦子平忽插口道：“大哥你说后来你回到树丛之中，黄妈陡然惨呼一声，局势一乱，你立刻飞身救了齐兄？”

蓝铁笠颌首道：“黄妈惨叫声起，那两个老人万不料有人已先潜入洞中布置，身形一闪直掠向山洞，想来是要抢救那方盒儿不要随黄妈坠入深渊。”

“我当时立刻出手抢救，那仍站在齐老弟身边姓郭的少年，也绝料不到陡生此变，不由呆了一呆。”

“我一掌拍活了齐老弟的穴道，但他一时气血灵活不开，真力提之不上，只是可施展轻功逃身。”

“姓郭的少年在身后大吼出掌相阻，我当时心知，如在这一掌下，不能脱出身去，那两个老人只要一回身，就是插翅难逃。”

“是以我鼓足全力，点出一指，那姓郭的少年可能仓促之间提力不纯，竟被我一指击出三丈之外！”